

隱公九年三月癸酉，大雨震電。

**傳**：「何以書？記異也。何異爾？不時也。」

**案**、周三月爲夏正月，據《禮記·月令》記仲春之月：

雷乃發聲，始電，蟄蟲咸動，啟戶始出。(頁 300)

今方正月即震電，故傳說「不時也」。《左傳》說：

三月癸酉，大雨霖以震，書始也。庚辰，大雨雪，亦如之，書時失也。

謂大雨震電從癸酉日開始，至庚辰日轉爲大雨雪，兩者來時都不合時節，故說時失也。《左傳》以霖解釋經文大雨，說：

凡雨，自三日以往爲霖。

可見大雨連下了幾天，但何休注：

日者，一日之中也。凡災異，一日者日，歷日者月，歷月者時。

則認爲雨只是下一天，至庚辰日時，才又下一天大雪。只拘於日月之例，自然不合經傳之義。

隱公九年三月庚辰，大雨雪。

**傳**：「何以書？記異也。何異爾？倝甚也。」

**案**、何休注：

倝、始怒也，始怒甚、猶大甚也。蓋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，盛陰之氣也。

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說：

倝訓為始，不訓為怒。雪非雷電之屬，亦不象人之怒也。今案、倝，厚也。倝甚者，厚甚也。平地七尺雪，厚莫甚於此矣，故曰倝甚也。如此之厚者，世所罕見，故謂之異也。(卷 24 頁 3)

又《左傳》說：

平地尺為大雪。

平地尺為大雪，便是傳說的傲甚。何休故意不從左氏，而引緯書考郵異雪深七尺為說，荀子謂孔子之門人，豎子不過五尺(仲尼篇)，而一日之間便下了七尺雪，未免太遠於事理。

隱公九年三月，俠卒。

**傳**：「俠者何？吾大夫之未命也。」

**案**、未命、指未受命於天子。《禮記·王制》說：

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，…次國三卿，二卿命於天子，一卿命於其君，…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。(頁 220)

左氏無傳，俠賜不賜氏族未可知，至於只書俠，則是魯史舊文如此，並非義例所存。可參見二年無駭入極和八年無駭卒下所論。

隱公十年夏，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。

**傳**：「此公子翬也，何以不稱公子？貶。曷為貶？隱之罪人也，故終隱之篇貶也。」

**案**、貶不稱氏之說，並非通論。據《左傳》說：

春王正月，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。癸丑，盟于鄧，為師期。夏五月，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。

翬先會伐宋，也是疾其專兵強梁可知。可參見隱公四年翬會宋公等伐鄭下所論。

隱公十年六月辛未取郟，辛巳取防。

**傳**：「取邑不日，此何以日？一月而再取也。何言乎一月而再取？甚之也。內大惡諱，此其言甚之何？《春秋》錄內而略外，於外、大惡書，小惡不書；於內、大惡諱，小惡書。」

**案**、傳例說取邑不日，不合經文之義。若一月再取邑，甚之故書日，則哀公二年二月季孫斯等帥師伐邾婁，取濶東田及沂西田，也